

誓守台南的劉永福（五）

蔣君章

草莽英雄大義凜然

劉永福在丹鳳大勝法軍，而順化外衛重關失陷，越政府與法國作城下之盟，反令劉永福撤軍，使法軍能够安全的全面控制紅河下游。這一事件，不僅使永福絕對不滿，而且也逐漸引起清政府的注意：反之，法軍志在紅河全部的控制，而尤以去永福為快。法軍知道黑旗將軍的機智與勇敢，不可力取，一方面壓迫越政府嚴令後退，一方面則以重金賂賄永福撤走，越南政府給永福的指示，是這樣說的：「現在越法已和，越王已允將保勝讓與法國，茲法國願出銀一百萬兩，讓出此境與他，作為通商口岸。」永福答之曰：「保勝一方，乃屬越王疆土，劉某為越國之臣，越王既讓，劉某焉敢抗拒？銀則我不敢收，但要我先行他從，亦斷不能；俟法國來取保勝，我乃脫離保勝地方。」他不貪財，亦不違臣節，但是他的態度，卻是極為自然中含有強硬的意見。故法軍懼黑旗軍，亦不敢貿然向保勝進取。時永福所部，

尚駐山西。據劉名譽越事備考所記，法軍對永福，不僅贈厚幣，且誘以高爵，並作直接的交涉。越事備考卷二，有云：

「大法國北圻吏部尚書兼掌通國正事務生與黑旗將軍劉提督知悉：我大法國已與提督（督）相攻，是天命不順乎提，而胡不順從天也！提若善推，則今何國而保永後大利？我大法國雖擊提黨，而亦惜提是聰明智勇之將，提兵亦是勇悍之兵；假使歸我大法，則得大臣名望及盛利諸事；若仍前與大法抗拒，則不惟失其名職各款，設立屯險，抑或逃入山林，潛回清國，無可待也。本為天下惜才，經稟大法元帥帥，許本職諭提來降，則准許提一大權，與才相稱，毋有吝辭。……劉軍覆法僞檄云：『……大凡為國之道，必須上順天理，下順人心，方能長治久安，各保疆土。我越南並未失禮，爾法國無故相侵。本爵提督以一旅之師，與爾鏖戰多年，爾之損兵折將，亦已多矣。我越南之民，慘罹

兵刃，亦甚苦矣。是兵端之始禍在爾，天驚人怨，必有所歸。若果再不知悔，必為天下之所不宥矣。爾國縱欲逞忿，借國債，僱黑奴，逆天行事，希圖報復；然爾佔水，我佔山，我有無窮之餉源，爾無久支之兵費，爾縱設立碼頭，我必頻年與兵，殺爾人，焚爾居，使爾不得安枕，雖有紅河之利，爾法人豈得久享哉！今爾尚書深知天理不可強違，念我越南人民之遭塗炭，欲與本提督議和，其意甚善。然本爵提督大清國廣西人也，父母之邦不可背；又越南國極品元戎也，知遇之恩不可忘；爾尚書若以息兵保民，各國仍以和好為言，本爵提督敢不相從！倘如來書，以大權盛利相誘，欲陷本爵提督為不忠不義之人，本爵提督心如金石，豈為爾所動搖？況高爵厚祿盛譽，本提督之所固有，又何賴於爾國耶？今爾尚書果欲真意媾和，望即將各國如何和益之處？據實言明，以待本爵提督奏請大清國、越南國，同派欽差，一

同會議，……得以長久相安。……」

劉永福的覆函中，屢稱本爵，是因為當時永福已被越王封為義良男。我們從雙方來往的文件來看，可以理解，法國先派代表與永福談贈款撤兵問題，永福態度強硬，故繼以厚祿誘之，其文件中充分表現了威脅利誘之意。但永福的答覆，亦以利人和為因素，對所謂法國尙書提出強硬的威脅，陳明久戰的利害，提出反建議，主張雙方議和，而由清政府主其事。永福的覆文，不但非常得體，而且表示了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忠義的偉大人格，出身於草莽英雄的黑旗將軍，有此認識，而堅持其做人做事的大原則，真正愧煞了飽讀詩書而見利忘義的知識分子了。由於永福之態度如此，故法軍不敢深入紅河上游，爭取保勝的地盤。

所謂清政府的注意，清政府對法國侵越，原來採取壁上觀的政策，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出面，與駐華法使接觸，其原則是和議，即使犧牲越南，亦在所不惜。及黑旗軍在北越屢挫法軍，清議力主援越，乃命雲貴總督岑毓英兩廣總督張樹聲，斟酌情形，予黑旗軍以支援。及紙橋勝利，而越南等於向法國投降，清政府乃從清議派人士的主張，嚴令兩廣及雲南疆吏，派兵入越，會合黑旗軍對法作戰。於是岑毓英與徐延旭唐炯等率師入越，並令退休鄉居的提督馮子材，組訓團練，準備接應。張之洞之繼任粵督與彭玉麟之總領軍符，都是清政府對越政策轉趨積極的顯著事實。清史馮子材傳，有下列一段的記載：

「馮子材字翠亭，廣東欽州人。初從向

榮討洪秀全，補千總，改隸張國樞麾下，從克鎮江、丹陽……所部二萬人，餉恆詘，無怨言。……九年（按係同治）出鎮南關。光緒改元，赴貴州提督任。七年，還廣西任。明年，稱疾歸。越二年（按係光緒十年）法越事起，張樹聲斬其治團練，遣使往速駕，……聞樹聲賢，詣廣州。適張之洞至，禮事之，請總前敵師干，衛粵桂。」（清史列傳二百四十六）

子材有能名，時年已七十，其出任鎮南關一路的軍事統帥，便是清政府對越積極政策的一部分。

下書法酋約期一戰

法軍既決心要佔領整個的越北，非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不可，在利誘威脅失敗後的暫時相持，是一種大風暴的醞釀。清軍既決心參加越戰，源源入越，黑旗軍既獲後援，自必奮力作戰，以拒法軍。這一場戰鬥，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以後，就發生於永福防地的山西。

在光緒十一年十一月，法國本國的援軍及各殖民地部隊，大量開到北越，其數達數萬之衆，擁有紅衣大袴發兵二千及大部分海軍，集北寧越，向山西進擊。清軍之開入越北者，除黃桂蘭原駐部隊兩營外，並有岑毓英三營，共約二千餘人，連同永福的黑旗軍，只五千人而已。在兵數上既極懸殊，中國軍隊不免胆怯，大家看到了滿山遍野擁擠而來的法軍，不敢向前；只有黑旗兵毫無怯意的開向河邊布防，由永福親自指揮，對來

襲的法軍，施以猛襲，斃法軍數百人，陣斬首級數十。法軍久聞黑旗軍之威名，至此當面對敵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不能不收隊退却。第一仗，永福仍大獲全勝。但法軍後續部隊開到後，又向黑旗軍猛攻，黑旗軍奮力還擊，法軍仍不得逞，死傷亦多，第二仗又獲勝。但另路法軍，則繞過黑旗軍防地，擁向山西省城。雖經岑毓英部與黃桂蘭部及黑旗軍之協攻，陣殺法軍甚多；但法軍恃衆前進，不畏傷亡，逐漸接近省城，黃桂蘭部見法軍勢盛，先從西門出走，岑毓英繼之而逃，向興化奔命。時唐景崧亦在城內，見勢不佳，亦出城而去。黑旗軍受友軍的牽動，孤掌難鳴，只好也向興化撤退，另作退敵之計。第三仗連黑旗軍在內，都挫敗了。

黑旗軍退至興化，方謀與敵繼續周旋；詎知黃桂蘭部已退往北寧，興化城中，只留下岑毓英部。到了十二月，岑毓英的清軍，由滇省增援，陸續到達者共達十營。光緒十一年二月，岑毓英本人，也親率數十營清軍，到達興化，設總部於撫署。劉永福親往謁見，本謀商議對敵之策，而岑毓英一席長談，只是講他幼年生死關頭的一段神話，表示他得神之助的福分，不及其他，使永福大失所望。

山西省城既為法軍所佔，法軍又向北寧進兵。岑毓英聞報，命永福率部往援。這個黃桂蘭真是該死的囚徒，他自山西遁走，到達北寧，以為已至安全地帶，每日花天酒地，並不以法軍進攻為慮。永福既至北寧，首先察看形勢，然後進見黃桂蘭，說以防守大勢，要他趕快挑選精壯，至

附近山頂，速築炮壘，以居高臨下之勢，痛擊法軍。

黃桂蘭對永福的建議，只是虛應故事，草草築成若干炮壘，敷衍塞責。大隊法軍先向城外高山猛衝，黃桂蘭軍所築之砲壘，不堪一擊，隨被法軍所佔。黃桂蘭見山壘被奪，心神無主，率先策馬離城而逃。但是黃某的黨敏宜部則與劉永福部相會，仍謀與法軍週旋。但法軍則乘城中無主的機會，即向城內侵入，頓成亂開閉的景象，先是黨敏宜與永福會合時，尚不知黃桂蘭已逃，更不知法軍之即將入城。永福急令黨敏宜回城，挑選精壯一千人，首先克服城外山寨，並且警告他事不宜遲，若稍延緩，寨為法兵所據，則勝負難操了，黨領命回城，永福隨出巡視，發現了亂象，即命部下哨探，猶以為黨軍的新部署或援軍的到達，尚不知法軍迅速入城。及知法軍入城，永福悉黃軍遁走，北寧之戰，已無法挽，乃引軍退回興化。黃桂蘭心慌意亂，所部直退至諒山，才停頓下來。敗耗傳至清廷，清帝震怒，令桂蘭服毒自殺，分統各官，均在軍前正法，中下各軍官皆革職充軍。岑毓英軍之進援部隊，亦隨黃軍北退諒山，並續退離越，北寧之役，完全失敗。

劉永福退至興化時，岑毓英本人及部分軍隊，都離開興化，進入嘉榆關，留其弟岑毓寶暫時駐防，而令永福所部，移往臨洮。永福乃見岑毓寶而責之曰：「貴軍不分晝夜，向嘉榆關而上，究竟若行宗旨？請道其詳！」岑毓寶的答覆，可謂妙極。他說：「此等所往之兵，乃無用的士卒，枉費糧草，留在此用不着他，故遣他回去，僅

挑數千人打得的，留此便可平。」岑毓寶此等說詞，實在是替岑毓英的逃走，作不合理的解釋。

試問對法作戰，是何等重大的國際戰爭，岑毓英既奉命來援，豈可以無用之兵應戰？其大軍既退，只留數千守興化，如何可以應付當前之強敵？岑毓英身為雲貴總督，既負朝命援越，但竟這樣的不負責任，虛有能名，其「能」竟如此表現，清政府封疆大吏之不能得人，由此可知了。劉永福既知岑毓英逃出戰場的實況，也無話可說，只待移軍臨洮，駐防十餘日，而又有興化之役。

法軍既佔北寧，探知興化城中，駐有岑毓寶數千人，總部設於城內的文武廟，而在三江口築有炮壘一座，甚為高聳。乃移師興化，對岑毓寶部作戰。時法軍已擁有射程達二十餘里的大炮，威力之強，實遠過岑軍所有之大炮。法軍以大炮為掩護，先行擊斷河上浮橋，岑軍之炮壘，遂陷於沒有後援的孤立地位，而臨洮與興化的交通路線，自此亦斷。法軍大炮，又對準文武廟轟擊，凡三發而岑毓寶的總部遂成廢墟。岑毓寶因先已他遷，故能幸免於難；但自此恐懼萬分，無心再與法軍抗爭，竟拔隊亦向嘉榆關逃走。由此，可知岑毓英之退入嘉榆關的行動之意圖。劉永福在臨洮，探知上述消息，知興化已成空城，法軍將立即入城；如此，則興化在法軍袋形包圍中，決無幸存之理，乃率部亦向嘉榆關而退。及永福至嘉榆關，岑氏兄弟的部隊，竟已向頭關退去。永福不得已，只好也入頭關。永福在嘉（亦作家）裕關途中，曾下書法軍，約在嘉榆會戰，此事在唐景崧的請纓日記和劉名譽的越事備考案中，

都有記載，當係事實。由此可知永福志在禦敵，而岑氏兄弟則志在脫離戰場，求其本身的安全。

記名提督賞戴花翎

自河邊之戰至興化之戰，是越南中法戰爭的第一回合。此戰中，如入越清軍能够和劉永福一樣的有謀有勇，澈底合作，則勝負之數，正未可料。但法軍避黑旗軍而專門攻擊沒有謀勇的清軍，先有黃桂蘭的不戰而潰，次有岑氏兄弟的悄然而逃，他們都是單獨行動，並不知會黑旗軍，黑旗軍之安然撤走，全賴劉永福的機智，亦云幸矣。

這裏，作者要補述入越清軍的腐化狀、黃桂蘭自北寧潰逃，先至黃雲屯，盡棄兵器，惟挾多數的越女同行。此人實在該死，仰藥自盡，還是便宜了他。至岑氏兄弟在興化時，掠有越南婦女數十名，時稱「安南妹」。岑軍把此等安南妹剪去頭髮，迫令穿上號褂，視為營妓，把她們集中到清波縣的上圩。永福所部適至，聞婦女號叫之聲甚慘，近視，則見此等安南妹以手亂搖，喊救之聲不絕，並向黑旗軍哀求救命，永福知為岑軍所掠，乃解救之，用竹舟送回興化。入越清軍之毫無紀律，焉能作戰，其致敗實非偶然。

劉永福至頭關，岑毓英已先至保勝。永福乃暫駐寶河關。這一帶原是永福駐防最久的地區，聲威素著，人民悅服，乃調六安、十洲等地的土著居民，入服兵役，共得千餘名，在寶河建築營壘，遠近高低，各有部署，嚴陣以待法軍之來攻。但岑軍反自保勝向紅河上游開拔，退入雲南

的開化、臨安等處，仍留永福孤軍，鎮守紅河上游。永福在實河部署稍定，轉回保勝，探視家屬，時為光緒十年六月下旬。

永福在家，僅居二十日左右，而清政府之作戰命令又下達於永福。這兩道上諭，一條是由岑毓英轉來，一條是由張之洞轉來。由岑毓英轉來的上諭，飭劉永福即行進兵攻擊法人，務要趕他出境。永福得此上諭，即下實河籌劃進兵事宜。張之洞轉下的上諭是這樣說的：「越南為我大清封侯之國，二百餘年，載在典冊，中外咸知。法人狡然思逞，肆其鯨吞，先據南圻各省，旋又進據河內等處。戕其人民，利其土地，奪其賦稅。越南君臣，聞儒苟安，私與立約，並未奏聞。法國無理，越亦與有罪焉。……光緒八年冬間，法使實河，在天津與李鴻章議約三條，正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議，法又撤使翻議，我存寬大，彼實驕貪。越之山西、北寧等省，為我軍駐紮之地，清查越匪，保護屬藩，與法國絕不相干。本年二月間，法兵竟來撲犯防營，當經降旨宣示。（按此諭發於光緒九年九月二十日，飭令滇粵支援劉永福軍，並令左宗棠、李鴻章等妥籌防務，事實上決定援越政策。）正擬派兵進取，力為鎮撫。該國總兵福祿諾先向中國議和，……特命李鴻章與議簡明條約五款，互相調押。……該國不遵約定，忽於閏五月初一、初二等日，以巡邊為名，在諒山地方，直撲防營。……用特揭其無理情節，布告天下，俾曉然法人有意廢約，岫自彼開。各路統兵大臣暨各該督撫，整軍經武，備禦有年，沿海各口，如有法國兵輪駛近，着即督率防軍，

合力驅除；其陸路各軍，有應行進兵之處，亦即迅速前進。劉永福維抱忠懷，而越南昧於知人，未加拔擢；該員本係中國之人，即可收為我用。着以記名提督簡放，並賞戴花翎，統率所部，出奇制勝，將法人侵佔越南各城，迅速恢復。……這一上諭，不啻是對法宣戰書，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，並寄以厚望，這是永福的光榮，也是清政府對越政策最明顯的表示。

木箱竹筒藏敵無算

清政府為什麼忽然又採取這樣的強硬政策呢？那是因為法軍在北寧等地勝利，既直撲諒山清軍，又派遣海軍北上，直入閩江，不宣而戰，擊毀我海軍船艦甚多。清政府在福州，本派有清議派主戰最力的書生張佩綸在那裏督陣。但是這位人稱豐潤張先生的督師大員，竟是紙上談兵胆小如鼠的只是搖筆桿的朋友，既不令馬尾海軍備戰，又使法艦長驅直入，聞砲聲而先逃，連鞋子都來不及穿，真是丟人現眼之至。倒是鎮守台灣的劉銘傳，雖然在初期作戰中，法軍佔到了便宜，佔領了基隆；可是劉銘傳力戰，重創法國海軍，其提督孤拔，被傷致死，葬於澎湖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始收屍回國。劉銘傳的勝利，鼓勵了清政府的勇氣，認為法國海陸軍並不可怕，中國尚有可戰之兵與可用之將，因而下定決心，與法國宣戰。

岑毓英自接上諭後，即揮兵重行入越。永福接到張之洞轉來的上諭，報國之心，更為振奮，即在實河，整軍經武，準備與法軍火拚一陣，岑

毓英兄弟所率之兵，大約有七、八十營，到保勝後，知永福已在實河，即前往相與會晤。永福俟岑軍接防後，即率隊移駐頓關，他仍是打頭陣的姿態，為岑軍開路，所部節節下移。十月下旬，岑部至頓關接防，令永福移防三折，進至左旭。左旭是小輪船可達之處，城內亦有法軍駐防。岑毓英軍尾隨永福而來，逐漸接近三折。城內法軍，見永福與岑軍先後到達，迫近城區，乃令分兵出城，駐防於天花營等地。銘軍由統領丁槐、何秀林率領，分三路進擊法軍，大勝之，佔其營地，包圍三折城。永福在左旭，審知三折法軍，賴河道為補給路線，乃移軍於三折河兩側，搭浮橋，阻河而守，切斷其河道的向外交通線，完成包圍的形勢。城內法軍，以糧草將絕，十分恐慌，乃以求救書置於竹筒內，浮水而下，筒面裹以紙條云：「有人拾得此信，投上法國全權大臣者賞銀二十元」；筒內則有書云：「三折城被困，水泄不通，糧草將盡，若無救兵，行將全軍盡斃，速起大隊兵馬，到來解圍，俾救數千名士兵。」此項求救的竹筒，被黑旗兵撈獲者甚衆；但永福逆知撈不勝撈，必有順流而下而被貪圖小利的土人所獲得，以達河內的法軍頭目之手。法軍頭目獲得此項求救書，必將派兵前來，一場鏖戰，勢不可免，這也是黑旗軍破法軍的大好機會，成為永福接受清政府任命後的最佳獻禮。

永福的破敵計劃是這樣的：他首先踏看地勢，發現在附近一邊的大山下，沿着河水，有一個大茅坡，縱橫數里，全是相當長的茅草，高達六

、七尺，中有新開闢之路，河內法軍來援，必經此路，這是運用火攻的最好場合。決策既定，次向岑毓英領取火藥二萬斤，覓取乾長大竹數百株，中小竹數百枚，密令木工趕造四方大木箱四、五百個，四邊鑿孔，每箱實以火藥各四十斤。又將大小竹桿，打通竹節，各穿孔，大竹筒三寸左右，小竹筒一寸左右，均裝入火藥，又恐天雨，將各竹筒以葵葉裹緊，免受潮濕，致使火藥失靈。大竹筒施以透搭，小竹筒則紮成十字形，速環紮實，而以小竹筒與木箱之孔相連，密密層層，埋藏在新闢大路兩邊的茅茅叢中，更以長達數丈的大竹，亦打通其節，實以火藥，與竹架及木箱相連接，作為總的引線，而以布條裹火藥相連，在二三丈外，作為操絲引發之線。埋藏既竣，蓋以泥土，仍植茅草以為掩護，並在鐘草之地，蓋成土丘，一若新葬之墳墓，避免法軍注意生疑。永福一方面在茅草坡作此準備，一方面密遣心腹得力人員，下河內探聽法軍動靜，並密囑法兵強迫當差之越人，隨時以法軍消息，通知永福的密探。故河內法軍的行動，永福完全清楚。一切布置，均告停當，永福乃在里許外設置砲壘，又用大竹百餘枚，通其節而實以火藥，斜插江壩，以茅草蓋沒，以掩敵人耳目。這是永福預備對法軍開仗的地方，預計抵抗一陣後，佯敗退走，以引法軍入彀。

永福派往河內的細作，第一次報告，稱法軍五萬，已向河內集結，次一報告，稱法軍將分十次向上進攻；第三次報告，法軍先頭部隊，是人馬五千，向上游飛趕，以解被圍法軍。永福俟法

軍先鋒隊將近時，即開砲迎戰，相持一段時間後，即照原定計劃，伴輸後退。大隊法軍猛喜，擁擁而前，進入木箱竹筒組成的埋伏陣中，一聲鉦響，天崩地裂一般，煙火迷漫，立即轟斃法軍二、三千人之譜，餘衆後退，則又遭江壩竹筒中的火箭攻擊，死傷又達數百人。殘兵僅餘數百，不是焦頭爛額，便是肢體傷殘，僅能爬行。不消說此等傷殘法軍，又成了黑旗軍的刀下之鬼。這個先頭部隊，竟被永福全部殲滅。永福自從軍以來，未有如此的大勝利者，那是機智與預謀的成果，永福真是非常人也。

茅草坡的法軍全部被殲，消息傳至河內，法國頭目，一面震驚，一面震怒，仗着人馬衆多，又派五千人前來增援。永福逆知法軍必將來此報復，故預作準備，多運子彈存儲，將與敵作持久之戰。第二批法軍已到，黑旗軍毫不猶豫以火器迎擊，相持幾達一日，各有傷亡，各無進展。其時隨營商人，即專做部隊生意的人，多達數百人，忽然鑼擁而走，永福情知不妙；而此一日的鏖戰中，彈藥消耗，已將領存之數用盡，急向岑毓英求援，詎知岑軍距永福前線不過三十里，既不發兵救應，亦不運濟子彈。以致黑旗軍的還擊，火力漸弱，法軍知黑旗軍彈藥將盡，進攻益力，吳鳳典營的防地被破於前，朱二營的防地繼破於後，既而劉紹經營的防地又被攻破，黑旗傷亡達百餘名。永福見三營防地皆不守，而子彈又將告竭，岑毓英終不相助，乃後撤十餘里，至清水溝暫駐。永福的陣地既陷，法軍乃直入三折，岑毓英軍便首當其衝了。岑軍與法軍交戰的結束，

岑軍敗北，乃託詞無糧，逕向頓關撤退。蠢哉岑毓英，永福防地，乃三折岑軍的後方重地，黑旗軍敗，則岑軍的後路被襲，腹背受敵，不敗何待！岑毓英保存實力，不援永福，乃是最大的錯誤。岑毓英向有能名，觀此役對永福的袖手旁觀，益知此公虛有其表而已，岑部既遠至頓關，黑旗軍也只好相隨而去。

七十老將奮戰諒山

劉永福與岑毓英軍相會於頓關後，岑令黑旗軍移駐六安州，準備攻擊安平州。永福奉令前往，才至左保，岑又取消前令，追調黑旗軍移駐臨洮，担任攻與化與山西的軍務。其實這些命令，都是岑毓英的虛招，把永福調來調去，表面上是要打仗的，實際上他已被法軍嚇破了胆，實在沒有再打的勇氣了。但是，他的身分是雲貴總督，他在越境是負有皇命的最高統帥，在未奉命之前，他怎可不戰而退。但是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，他派竹春、陶美、徐恩、黃明、蘇元禮等五人，率兵千人，作為永福的援兵，仍令永福向臨洮與化，山西進軍。竹等都是雲南知化地方的頭目，並無作戰能力，彼等平日務農，有事時「打前敵」，都是對付地方小股土匪的，此次岑毓英把他們招募而來，他們也不知輕重，不自量力，居然受僱，充當前鋒的任務，真是不知死活；而岑毓英不察虛實，竟委以重任，視對法作戰為對匪作戰，安得不敗。不過這五個頭目的部隊，倒也旗幟顯明，煞有介事。永福奉令拔隊至臨洮，所部二營，隨五頭目之後，殿以岑軍三營，作為救應，

時法軍已令大袴獲兵千餘人，自興化過來，先與竹春等頭目的士兵交鋒。此部隊的作戰方法，是先掘壕溝，隱身於此，敵至則躍出對抗，倒也還像個樣子，無奈人數有限，作戰力不够堅強，但較諸岑軍，一交便退的，究竟強多了。所幸，這一帶村落相望，城內外都有義勇隊，都聽永福指揮。雲南士兵與法國大袴獲兵相持一日，入夜，永福令義勇隊遍揮黑旗，令城內外居民，高聲吶喊，大呼「殺呀、殺呀」，彼呼此應，造成龐大的聲勢。大袴獲兵深慮被黑旗軍包圍的恐怖，乃乘夜繞過河橋，棄軍衣軍器，赤條條的泗水而逃。城村居民及竹春等士兵以及岑毓英軍，皆不知法軍已逃，黎明，但見河邊軍裝軍械，散置滿地。岑軍見此，反對此類軍用品發生興趣，聲稱：「此衣服應歸我們」，持以他是要報功。岑毓英據此向清轉稱，是役係由岑毓英統兵，繞大牛山包抄夾攻，槍斃法軍數千，大將哥八一員，斬首千餘級，得有紅衣衫袴千餘套，光復州縣七十以上；並乘此機會，保多人升官。這便是所謂「臨洮大捷」，天高皇帝遠，岑毓英之胆大妄為，對越事遺誤實多。岑毓英在奏捷摺中，對劉永福設計驚退法國紅衣大袴獲兵一事，隻字不提。永福亦淡然置之。中法戰事，在紅河一路，自臨洮一役後，暫呈相持態勢；而越北則又發生大戰，中國軍隊在苦戰中又獲大勝。這一次大勝利的關鍵人物，則為馮子材氏。清史馮子材傳敘述甚詳。茲將錢塘汪氏振綺堂叢書第二集所載克復諒山大略一文，摘錄如下：

「光緒十年十二月，法糾西客夷客匪，

敵匪萬餘，大舉攻桂軍。……十一年正月初九日，法攻南關。……幸李秉衡，馮子材二人在龍。秉衡素有清望，靜鎮不搖，維持補道，撫慰將士，力阻前敵潰軍。子材曩久任廣西提督，三次出關，威望素著，得桂越人心，衆情粗安。馮因留一營鎮龍，自帶一營，赴關扼守，收集潰勇。時賊已萃中路，乃調東路八營至南鎮，王德榜軍由車里還紮外由隘。至正月底，諸軍漸集。時馮子材十八營陸續成，創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，築長牆，掘壕拒守，獨中路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，法破諒後，於文淵州前築炮台據守。文淵州在關外三十里，分兵由扣波（關外西路三十里）攻芄葑（扣波之西北百五里，欲攻奪高平省，斷滇桂兩軍來往之路，繞出南關之背。二十七日，馮遣營至扣波，蘇軍（按係廣西提督蘇元春部）趨芄葑。法至關，軍已先在，驚走遂逐回文淵。……二月，越官越民報馮，法將於初八入關。馮創議先發，出關擊賊。初五日，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。賊憑山築壘，三面施炮，攻擊竟夜。戰至初五日，破壘二，我軍傷亡亦多，軍疲乃還。初七日，法大股分三路攻關前隘馮營，法謂客教越民，皆與馮通以真法兵居前，西貢鬼次之，教匪客匪在後。馮、王兩軍皆殊死戰，至申，東嶺先鋒三壘為法據，蘇軍援至，復合力拒敵。……死傷相當，至夜未收隊。初八日晨復戰，賊以兩枝循東西嶺，施開花大炮，大隊犯中路。……王孝祺當其右，桂軍

陳嘉、蔣宗漢當其左，馮蘇當其中，約王得榜率軍自由隘出截其後，懸重賞勵士。……賊蕩長牆，或已越牆而入，馮與蘇決死戰。……馮年已七十餘，以帕裹首，赤足草鞋，持矛大呼躍出，諸軍將領見馮如此，俱感奮力戰，孝祺准軍，……亦誓死。孝祺馬中炮，易騎復戰，手刃退者數十人。各軍肉搏奮戰，復奪東嶺三壘，西嶺賊亦敗退。關外游勇越民千餘人，聞馮親出戰，皆自來助戰，伺隙邀擊。賊後隊被王德榜截擊，斃法教百人，奪其軍火餉銀駝無數。賊被截，槍砲彈盡，遂大潰。陣斬三畫、二畫、一畫十級，殲真法兵千餘，教匪客匪數百。……追至關外二十餘里而還。初九日，馮出關攻文淵，諸軍從之，賊走。……遂攻諒。十二日，賊禦我軍於包坪，合擊敗之，賊還諒，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驅驢墟，有王德榜所築壘甚固，為潘撫昔日駐軍之所，諸軍攻之。……遂奪其壘。十日辰刻，馮軍克復諒山，……賊軍悉遁，分軍追之，山谷中搜獲法軍甚多，皆斬之。十五日，陳嘉、王德榜追賊至谷松，復有斬獲，擒三畫一。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，並復長慶府，生擒五畫一，斬一畫一。馮前軍進紮拉木，以攻郎甲，王孝祺軍進紮貴門關。馮定議偕孝祺軍進窺北寧，越地義民，聞風響應。……建馮軍旗號，自願挑漿送飯作嚮導，隨軍助戰，或分道進攻。李揚才之弟在北寧城內，與馮約，俟郎甲破，即內應。馮遣人詣河內客匪，教民，許以官賞，皆受

命。馮已定二十五日親率全軍攻取甲，分兵襲北寧，而法人請和，停戰撤兵之旨到，乃止。……三月初一日，馮軍停戰。馮憤甚，獨不願撤兵。……三月廿日，諸軍先後入關，公屯關內。

台灣鐵路幹線電化工程

緣起

近年來我國經濟成長迅速，台鐵為適應客貨運量激增，雖然不斷增強運輸能量，提高列車密度，但仍不敷社會之需求，目前在老舊之蒸汽柴油動力混合運用下，平均速度甚低，車輛設備運用已至極限，路線容量之利用亦趨飽和。台鐵為配合經濟發展，因應當前及今後運輸之需要，乃積極推行鐵路西部幹線電化計劃，使現有路線發揮最大能量，以達到多目標之經濟建設目的。

台鐵於六十年夏，將所聘英國甘迺迪顧問工程司提出之「幹線電氣化可行性研究報告」加以評估，連同建議呈報省府，六十年十月底層奉行政院核准後即進行各項規劃工作。

六十一年與歐洲五十週波廠團議價未能達成協議，六十二年初奉准改採「整套比價」方式辦理（包括器材供應貸款及技術服務），並即擬定投標準則，分為A·B·C·三組委託中信局公開比價，六十二年八月十四日開標，

「這便是諒山大捷而清廷反與法和，喪失越南的經過。我們試讀上面這一段的記載，可知這一路的中國軍隊在馮子材以身作則的奮戰，全軍奮戰因而獲得輝煌的戰果。不若西路國

隨即從事審標工作決定優先程序。

六十三年四月間分別與英國GEC（A組，包括架空線、變電站、通訊系統、機車廿輛，電車組十三組）、瑞典伊力生（B組，包括號誌系統及自動停車裝置）、美國GE（C組，包括改善路線及74輛大型機車）簽訂供應合約。五月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分別與英國監賽銀行、美國運通銀行、瑞典漢德銀行，及安氏銀行簽訂貸款合約，簽訂之合約於六十三年六月十二日開始生效，惟美國進出口銀行等貸款合約，因其國內政策變動，影響後延，現仍洽議中。

台鐵幹線電化工程處奉准於七月一日正式成立，負責全面推動電化計劃，至於配合電化工程之加強軌道等工程，已提前於六十二年七月開始施工。電化主要工程則將於六十四年三月施工，全線工程預定於六十八年六月完成。

綱要計劃

· 目標 ·

自民國六十四年三月至六十八年六月分期施工，由基隆至高雄軌道里程共1,153公里，全部電化。

· 效益 ·

● 經濟效益：電氣化比較柴油化之成本效益計算，至民國八十九年止之經濟效益如次：（以百分之十折現率折成六十三年現值）。

- 淨效益為新台幣三四·八億元。
- 益本比約一·八五：一。
- 內生報率超過百分之十八。

● 增加路線容量，強化運輸能量，加大列車噸位，加快行車速度，可提高運能百分之五十左右。

● 提高列車速度：直達快車台北、台中間減為二小時，台北、高雄間四小時，特快貨物列車，華山至高雄六小時。

● 降低運輸成本：減低燃料費用約一半，電力車做養修理費用，僅佔柴油機車三分之一。

● 安全舒適：消滅煤煙、噪音、及污染。行車平穩，且增設自動停車裝置，減少人為因素之事故，以確保車安全。

● 配合整體經濟發展，發揮社會效益。